



杭州市钱塘江南岸闻涛路,三月里3000多株樱花又开了,漫天如雪,粉黛如霞,游人如织,这是闻涛路最美的时节。每当此时,在这条杭州“最美樱花跑道”上都会(从2016年开始)举办“樱花跑”。今年的“樱花跑”从海创园到奥体中心共13.14公里(寓意“一生一世”),并且特别增设“樱花之约”集体婚礼,这是独属杭州的浪漫。

闻涛路从家华排灌站到杭州奥体中心,总长17.4公里,是由堤坝、人行道、自行车道(摩托车道)、跑道、汽车道、多重绿化带、驿站以及公园组成的功能齐全风景优美的沿江大道。

今天,我们自西向东从钱塘江大桥(钱江一桥)开始吧。

钱塘江大桥见证了杭州抗战时期艰难而英勇的历史。钱塘江大桥是由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的,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453米,铁路桥宽4.88米,公路桥宽9.14米。1934年8月8日兴建,1937年9月26日通车,1937年12月23日为防止日军过江炸毁,1953年9月大桥全面修复完工,1954年3月恢复使用。钱塘江大桥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8年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名录”。

钱塘江大桥的北岸设有钱塘江大桥纪念馆、茅以升铜像以及为抢救列车保卫钱塘江大桥而牺牲的蔡永祥烈士陈列馆和蔡永祥烈士塑像。它的西侧是著名的六和塔(“杭州二十四景”之一)。六和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是吴越国王钱弘俶为镇钱塘江潮而建的佛塔,“六和”源于佛教的“身和、口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即“天地四方”之意。六和塔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砖木结构古塔之一。

相传,在古代,钱塘江潮汹涌澎湃,水患不断,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上书后梁朝廷:

“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于是,他带领民众修筑捍海石塘。可是修好之后又被钱塘江潮摧毁,如此反复复。有人说这是潮神作怪,钱王听后以为是,遂在八月十八日潮水最大日,令万名弓箭手等候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带头拉开弓箭射向潮头,万箭齐发,一直追到六和塔边,潮水渐渐变小,终于退去。这就是“钱王射潮”的故事。主宰水的钱江龙被钱王和民众感动,也帮助钱王治理潮水,并筑造海塘。钱王射潮和钱江龙两座雕塑,矗立在复兴大桥和西兴大桥之间的闻涛路上,遥相呼应,成为闻涛路上标志性建筑。钱镠的孙子钱弘微建造六和塔,寄托人们对大自然的祈祷。千百年来,六和塔从茂密的树林中露出塔尖,俯视着钱塘江滚滚东流。今天,钱塘江潮再也不会危害人类,反而成为人们观赏的大自然奇观。而真正造福于人民的是科技的进步、人们战天斗地的精神以及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决心和行动。

从钱塘江大桥到复兴大桥约4.3公里。这一段路,放松心情慢慢走走,一面听涛,一面赏花。看钱塘江浪起浪涌,潮起潮落。其实,钱塘江潮每天都有,而且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昼夜间隔约12小时,只是没有八月秋潮汹涌而已。但也足以让你咏诗一首:“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北宋诗人陈师道《十七日观潮》)。樱花随风飘舞如仙子漫步烟雨中。风吹过后,花瓣似雪花飘落,纷纷扬扬。此刻,有人从这飘飘洒洒、纷纷扬扬的樱花丛中跑将而来、骑行而来、漫步而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告诉你:“春天真好!”再把目光移向一旁公园的丛林中,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每一株草都欣欣向荣!心中油然而生感慨:生命如此美好!

登上复兴大桥,看红蓝两色跑道被樱花簇拥,一路延伸到萧山排灌闸站,蔚为壮观!这是樱花跑道最美的一段。跑道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弯形曲线延伸,看上去跑道上方的花枝交汇繁花似锦。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拍照留影,有年轻女孩特意穿了漂亮裙装请来专业摄影师拍照,留下美美韶华。

跨过萧山排灌闸站前面那座弧形钢结构天桥,前方就是钱王射潮雕塑。它与钱江龙雕塑中间隔着滨江码头相望。两座雕塑都是出自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之手,为青铜雕塑,寓意着积极奋进的精神。

这种积极奋进的精神在闻涛路上、在杭州奥体中心得到充分体现。杭州奥体中心2019年建成,是继“鸟巢”之后我国第二大体育场馆,2023年举办过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奥体中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外形似盛开的莲花,所以人们叫它“大莲花”。“大莲花”一经建成便成为杭州市的新地标和文化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参观和游玩,尤其是夜幕落下华灯闪亮,与对岸的国际会议中心“金色球体”交相辉映,美轮美奂!于是便免不了了一场钱塘江上夜中醉游。

每次到杭州,我都会去闻涛路上走走。在闻涛路上,如果你累了,渴了,饿了,坐下来歇歇,面朝钱塘江春暖花开,因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驿站可供休息、餐饮、阅读、运动服务等,那份惬意的幸福感在这里很容易找到。



德国山城弗莱堡的春天,比老家来得要晚一些。清晨6点,薄雾轻绕,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晕,空气中带着湿冷的寒气,混合着青草与露水的气息。我套上薄外套,穿着那双磨得发白的运动鞋出门,开始了今天的晨跑。

今年4月初,我和老伴跨越重洋来到德国,探望在弗莱堡工作的女儿。尽管身在异国他乡,德语招牌与陌生的钟楼取代了熟悉的街景,但我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曙光晨跑。

这跑步的习惯,我已坚持了整整16年,从国内到国外,从年轻到现在,几乎未曾间断过。

跑步为我注入了生命活力。十多年来,我几乎没有生过病,就连寻常的感冒发烧,也成了难得一见的“稀客”。而且,随着体重从80公斤降到70公斤,以前的牛仔裤穿上居然合身了,人瘦了,腰上的肉却紧实了。最神奇的是,折磨我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不知不觉就好了。

今年清明,我回小城从江扫墓,不小心手被镰刀划了道口子,鲜血直流。去医院处理,大夫给缝了三针。缴费时,侄儿帮我刷医保卡,看到账户里5万多元的余额,惊讶得合不拢嘴:“叔,我们的医保卡月月底,你咋存下这么多?”

看着医保卡账单,我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这些年风雨无阻的晨跑,就是在给自己的健康开“活期存款”!每天流的汗,跑的路,都成了一笔笔“健康存款”,竟悄无声息地积攒了这么丰厚的“老本”。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在山城凯里晨跑,经过斑

马线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失控,飞速冲来。“砰”的一声闷响,我被撞得踉跄几步,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到医院一检查,竟只是轻微擦伤,反倒是面包车的前灯碎了一地。兄弟阿宁得知此事,拍着我的肩膀大笑:“哥,你这天天跑步,身子骨比车子还结实!”

我的工作是一张报纸的文字编辑,夜班宛如永不停转的旋转木马。凌晨两点的编辑部里,同事们都挂着沉重的黑眼圈,靠着浓茶与咖啡强撑,而我却在通宵达旦后依旧精力充沛,惹得他们满腹诧异,纷纷问我:“你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

实际上,跑步就如同给身体拧紧发条,跑着跑着,生物钟就变得稳定了。

在德国这段日子,晨跑如同一把钥匙,悄然开启了我与这座城市对话的大门,成为我了解这里的最佳方式。

每天清晨,我总会踏着第一缕晨曦启程,沿着不同的线路穿梭在大街小巷。古老的石板路、爬满藤蔓的古建筑,还有街角尚未苏醒的面包房,都在我的脚步下渐次舒展,诉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故事。

跑到弗莱堡大学,仰头望着高耸的钟楼,思绪瞬间飘到了老家的凯里学院。两座学府远隔重洋,模样大相径庭,可一踏入校园,书香味却一模一样。

跑到多瑙河畔,听着河水哗啦啦地流,记忆里都柳絮的浪花也跟着翻涌起来。一条在异国他乡激荡,一条在家乡故土流淌。

跑到蒂蒂湖畔,粼粼波光在阳光下起舞,仿佛又看见了老家金泉湖的影子。这边的湖光,那边的水色,景致各有千秋。

德国人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跑步和骑自行车。街道上随处可见骑行者,还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刚开始我曾误走一次自行车道,后面的骑手不仅没按铃催促,还耐心地减速避让。女儿知道了,提醒我:“爸,那是自行车专用道,可不能随便占道。”原来在德国,专门为骑行者设计了自行车道。

这里的人都很礼貌,每次遇到其他晨跑的人,他们都会微笑着打招呼,说一声“Guten Morgen”(早上好)。有时候,我还会和他们聊上几句,虽然语言不太流利,但笑容和热情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每一次奔跑,都让我离一座城市的灵魂更近一步。

在米兰的古街道上奔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聆听文艺复兴的低吟;在巴塞罗那的海边奔跑,仿佛能拥抱自由的海风,感受高迪建筑的奇幻韵律;在法鲁的小巷里奔跑,仿佛能邂逅岁月的故事,品味葡萄牙古城的浪漫遗韵。

我也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跑步时的所见所闻,有人问我:“天天晒跑步,不觉得腻吗?”我笑着回答:“我晒跑步,总比日晒美食‘拉仇恨’强吧!”

此刻,太阳已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弗莱堡大教堂的塔尖上。

我拍了拍运动鞋上的露水,往家的方向跑,晨风掀起衣角,带着面包店的香气飘来。女儿应该已经煮好咖啡,等着听我讲今早遇见的风景——而我知道,明天的晨光里,还有新的路,在等着我的脚步。

我愿让这双奔跑的脚步,继续踏碎晨露,拥抱每一个崭新的黎明。

人文兴隆

沈应雄



铜仁市思南县东南方向60里,有乡名兴隆,贴近石阡县,环抱龙川河,有阮瑞和德余等多条高速公路(经石阡)可达,也可由思南县大坝场镇或塘头镇等县道驾车而至。

乙巳年劳动节前一天,有幸到兴隆探访,想看看这个口口相传中“谜一样”的山清水秀、人文历史浓厚的地方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龙川草舍

龙川草舍,坐落于龙川河畔的半山腰上。从川底公路徐徐而行,可见坡上一石坑上刻有“龙川草舍”,那里是昔日走向草舍人家的羊肠小道入口。公路拓展,一条“S”形大道从川底至草舍,羊肠小道被“S”路下包围,而草舍正好在“S”上一个转弯处。

草舍路口,有一凉棚,三面围栏,临川一侧上有一块刻有“龙川草舍”的木匾,此番景象,足见草舍主人的不俗。棚下安放一弃用的石磨盘,可当桌用。有朋自远方来,就把此酒临风品茗言志也。我在凉棚下小坐时,树上传来杜鹃“贵客呀贵客呀”的叫声。

没有“朝门”,但依然是按“歪门邪道”布局。进入院坝,院坝里一排排竹藤椅子紧靠栏杆。三间正房与厢房是传统建筑与时代发展的有效衔接。大门上是一块刻着“武威堂”绿色字体的匾,两侧贴着“龙川一脉诗书画,草舍半间归去来”的楹联,匾前一对大红灯笼。进入房内,陈设简朴,木几木床,书卷横陈,翰墨飘香。

早起开门坐,山川尽入眼。我站在护栏边,望着川底一江绿水,静得出奇,映着天光云影。我想,草舍主人常于晨昏之际,静坐护栏边或草棚内,听风吟鸟语,观云卷云舒。兴起时提笔赋诗,来几段长短文,直抒胸臆,或对着山水静想,思索自己的愿景。

青瓦红墙,居高看远,远离高楼,实属难得。每当晨光初现,薄雾轻绕,草舍便在水墨画中,淡雅而宁静,与钢筋水泥高楼相比,草舍别具一格,自有一番宁静致远的淡雅。

护栏边的桃李已经挂上青果,四周的盆景与天生的杂草发出的草香让人心旷神怡。春日桃红李白,夏夜蛙声一片,秋来霜叶如丹,冬至围炉赏雪。如此良辰美景,好不惬意。偶有乡邻过客,还可清茶一碗,闲话桑麻。左邻右舍锄地或赶场归来,亦可叙上几句方言俚语,其乐融融也。

若到兴隆,不去龙川草舍坐坐,算是枉来一趟。远山近水,自是一种乡愁。且如今草舍也不多见,更是一片喧嚣之外的净土,是心灵栖息的港湾,能让人在繁忙中找到内心的平和,在独处时享受生命的律动。

白居易在《闲居》中说“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梁实秋客居四川时,租房而居,其以“雅舍”言志,说道“长日无俚,写作小品”文数篇。龙川草舍的主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下,创作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佳作。

龙川草舍主人谁?乃写《行吟乌江》《河水煮鱼》《二十四节气》《乌江风云》等书籍的作者安元奎也。

兴隆老街

离龙川草舍向北数百米,一行人来到兴隆老街。

兴隆老街位于龙川河畔,可以说老街是昔日远去水码头的一个缩影,是自古客商驻足形成集镇的一个记忆。

说是老街,不如说是一个六尺巷道,车停路边,三两分钟沿六尺巷道可走到尽头。当然,也许原本不是这个样子。老街尽头处是一栋传统的木房横亘,一看可知房主人

气派不凡。家大业大不忘本,将老式木房打扮得漂漂亮亮。

侧边的几合院是典型的老式建筑,据说昔日的银号。房子两侧上有特定年月用石灰打底黄油漆书写的“抓革命促生产”6个字。斑驳的砖墙上那脱落不完整的标语以及木格窗棂间漏下细碎阳光,仿佛在诉说着百年沧桑。生于斯长于斯的龙川草舍主人安元奎老师,带着大家进四合院,当向导介绍起兴隆老街的历史贡献,讲起川盐入黔与那些悲壮的挑夫一去不复返的故事。我趁机从这里一段往龙川河的石阶走走。幻想着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幕幕情景。

走在老街上,想着那些青石板铺就的岁月长卷中,南来北往挑担的货郎摇着铜铃穿行巷陌,唤醒了沉睡的街坊。川盐入黔,本地桐油、生漆顺河流入全国各地。赤脚的纤夫拉着往来的歪屁股船轻轻摇晃,江水在石阶下低吟。我的脑海呈现出的是另一个“清明上河图”:小巷子人声鼎沸,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人来人往,整个巷道活像一锅煮沸的粥,热闹得能把天上的云彩都震下来。

兴隆老街作为乌江支流最大河流的龙川河码头,是水运时代连



接塘头与石阡的重要码头,如果没有兴隆码头,我想不知有多少外出生计人魂断他乡。

兴隆老街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我仁立岸边,看到的是一种残缺的美,是一种宁静的美。那些远去的背影与悲壮的船号回荡耳边……

天台寺遗址

河川幽深,群山环抱。从兴隆老街继续向北,不一会儿到达连江村付家岩组。

站在付家岩组,隔龙川河远眺天台寺遗址,龙川河在这里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湾,河川的图案就像是大地心脏,亦如是天台寺胸前佩戴的一块大大的心形玉坠。遗址所处的小山呈金字塔形,映入平静的河川,恰与心形回湾形成平行式的图案。一阴一阳,一山一水,相得益彰,怪不得乡里打造的是“太极山水,人文兴隆”。天台寺所处小山与后面山脉细看如一个巨蟒之头或乌龟之头伸出,而遗址正好处在头上。三面环水,仅有一面与山体相连。其下峡谷深邃,江流蜿蜒,回肠九曲;其上悬崖峭壁,绿树浓

葱,蔚然深秀。寺前一峰为印盒峰,与寺对峙,岚光离合,云气往来,石径盘纤。登其上,飘飘然有世外想。这表明早在四百多年前,天台寺就已声名远播。而天台寺的神奇,不仅在于其佛教文化的源远流长,而且在于山川地理的灵异。”

行走在小山之巅,从占地面积遗址来看,天台寺远比一个大地主所修的几合院地盘大得多。寺庙虽毁,地基尚存。不仅体现其规模,而且留着几块石碑,还有一个浮塔。一行人看《重修天台寺碑记》,“世道之兴隆,天实为之,庙宇维新,人实为之……”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落款“大清道光四年岁在甲申二月吉旦”。据此推算,重修距今亦是200年也。说明天台寺有了一定的年月。

浮塔上所刻文字多已风化剥落,触目所及的断碣残碑,有的倒扑于地,有的隐于杂草中。众人踏过荒草丛生的遗址,议论着天台寺的前世今生。一阵山风拂过,我仿佛听到几声钟声传出……檐角铜铃带着清响与那山涧流水和鸣成韵。天台寺不会想到在它毁了几十年的今天,还有众多文化传承者慕名而来。

心随流水静,意与白云闲。天台寺何去何从呢!?

